



琼瑶



青青河边草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
琼瑶全集·第六辑

青青河边草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青青河边草/琼瑶著. 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4.7

（琼瑶全集·第六辑）

ISBN 978-7-5302-1406-0

I. ①青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25896号

第一章

民国十五年，河北宛平县，一个名叫东山村的小乡镇。

这正是初春时节，北国的春天，来得特别晚。去年冬天积留的冰雪，才刚刚融化。大地上，有一些零零落落的小杂草，挣扎着冒出了一点点儿绿意，但在瘦瘠的黄土地上，看起来可怜兮兮的。几棵无人理会的老银杏树，伸展着又高又长的枝桠，像是在向苍天祈求着什么。

小镇的郊外，看来有些儿荒凉。但是，这天的天气却很好，艳阳高照。把山丘上的岩石，都照得发亮。阳光洒下来，白花花的，闪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对杜青青来说，阳光、春天、离她都很遥远。因为，她现在正坐在一顶大红花轿里，被七八个粗壮的轿夫，抬向白果庄的胡老头家里。她今年十八岁，胡老头五十八岁，正好比她大了四十

岁。这还没关系，胡老头家里，已经有了一个大老婆，四个小老婆，她娶进门，将是第六个。对于这样的婚姻，她当然不可能同意，一切都是哥哥嫂嫂做的主。谁教她从小没爹没娘，依靠着哥哥嫂嫂过日子。如今，她竟成了兄嫂的“财产”。

花轿摇摇晃晃地前进着，吹鼓手在前面吹吹打打，吹打得十分热闹。北方的习俗，抬花轿的轿夫，常常随着鼓乐声，唱着一首歌，歌名叫“摇花轿”。歌词往往是兴之所至，信口吟来。轿夫一边唱着，一边就随着节奏，拼命地摇着花轿。目的是摇得新娘七荤八素，好向喜娘讨赏钱。现在，轿夫们就兴高采烈地唱着歌，同时兴高采烈地摇着花轿，唱得起劲极了，摇得也起劲极了。胡老头娶小新娘，不用说，这赏钱一定丰厚。他们跨着大大的步子，用浑厚的噪音，大声地唱着：

抬起花轿，把呀把轿摇！

花轿里的新娘子，你听呀听周到，

花轿里的新娘子，你听呀听周到：

要哭你就使劲地哭呀，

要笑你就放声地笑！

要骂你就骂干娘呀，

要叫你就叫干佬！

办喜事呀，就兴一个闹，

看我今天把你摇。

嗨嗨依个呀嗨，呀嗨依个呀嗨……

看我把你摇。

哭哭笑笑，哭笑人兴旺！

骂骂叫叫兴致高，兴呀兴致高，

骂骂叫叫兴致高，兴呀兴致高！

摇得轿杆嘎嘎地响呀，

摇得新娘蹦蹦地跳！

摇得像那拔浪的鼓呀，

摇得东歪又西倒！

摇得新娘的花粉往下落，

摇得媒婆掏腰包。

嗨嗨依个呀嗨，呀嗨依个呀嗨……

媒婆掏腰包。

新娘子呀，你呀你别哭，

新娘子你快快笑，快呀快快笑，

新娘子你快快笑，快呀快快笑！

你坐花轿我来抬呀，

我摇花轿为你闹。

你坐花轿我来摇呀，

我摇花轿为你好。

摇得那，花儿早结子，

摇得龙蛋……呀呼嗨嗨，呀呼嗨嗨……那个往下掉！

青青坐在花轿里，已经被摇得头昏脑涨了。她既无心情来欣赏轿夫的歌喉，更无心情来倾听那歌词。她全部的思想，都集中在一件事上：不知怎样可以逃出这顶花轿？还有，就是小草……小草现在在哪里？可曾逃出她表婶的掌握？可曾在她们约定的土地庙前等她？

小草，小草是一个女孩儿的名字。她今年只有十岁，却是青青这一生唯一的朋友和知己。小草和青青一样，都自幼失去了爹娘，都是无家可归、寄人篱下的苦孩子。青青有对唯利是图的哥哥嫂嫂，小草有对尖酸刻薄的表叔表婶。

说起来，小草实在是够可怜的。她和表叔表婶的关系非常遥远，她之所以会住到这北方小镇来，完全是因为海爷爷的缘故。海爷爷没有妻子儿女，远住在南方的扬州。由于种种原因，不能将这侄孙女儿，带在身边，就远迢迢地寄养在这表侄家里。本来，小草的日子虽然不好过，却也能勉强地挨过去。因为海爷爷每年都来探望她一次，同时也把她生活费付给表叔。但是，今年，海爷爷没有来。海爷爷不来，小草的生活就如同人间地狱。每个日子，都是泪水堆积出来的。小草，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卑微，乡下人有句俗语：生儿如美玉，生女如小草。

所以，青青一旦决心要逃婚，就不能不带小草同行。

花轿仍然在摇着，轿夫仍然在唱着。走在轿子边的喜娘，已经送过去好几个红包了。喜娘越送红包，轿夫是摇得越加起劲。青青觉得，再摇下去，自己的五脏六腑都会摇歪了。掀开轿帘往外悄悄一看，轿子正往榆树岗走去。榆树岗，就是这儿了！和小草约定的土地庙，就在这小山岗里。没有时间让她再迟疑了！错过了榆树岗，想再找有山有树有掩护的地方就不容易了！

“喂！喂！停一下！停一下！”她掀开轿帘，不顾一切地喊了出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”喜娘慌张地问，轿子停在山间的小径上了。轿夫们收起脚步，停住歌声，纷纷拉起脖子上的毛巾，拭着汗水。

“喜娘，你过来！”青青钻出了轿子。

“怎么下轿了？”喜娘一脸的惊讶。

“不下轿不成呀！”她把喜娘拉近，俯耳悄语了几句。

“哎哟！”喜娘笑了，这可是没办法的事。“快去快回呀！不要跑远了，到那棵大树后面去就行了！”

轿夫们明白过来了，哄然大笑起来。

青青用手扯着头上的喜帕，从喜帕底下向外面张望。还好没戴上沉重的凤冠，否则要跑都跑不了。她迅速地四下打量，果然，前面有一棵大榆树，先跑到榆树后面再说。她匆匆忙忙地奔向榆树，心脏像擂鼓似的怦怦跳着。此时才觉得一切的计划实在太大胆，简直不敢想像，万一逃亡失败要怎么办？她一脚高一脚低地，总算奔到了大树后。身子后面，响起轿夫们粗犷豪迈的大笑声：

“新娘子给我们这样一摇一闹，给摇得闹肚子了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青青隐在树后，伸着脖子往花轿的方向看去，只见轿夫们解下腰间的酒葫芦，已经大口大口地喝起酒来。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青青心一横，弯着腰，飞快地向山后奔去。早在三天前，她已和小草勘查过榆树岗的地形。但，事到临头，她却连东南西北都顾不得了。跑啊跑啊跑……抛掉了喜帕，她迈开大步，从来不知道自己跑得这么快。

“哎呀！不好了！新娘子跑掉了！”喜娘一声尖叫，吓得青青魂飞魄散。跑啊跑啊跑……她脚不沾地的，绕过树丛，翻过岩石，穿过荆棘……一直往后山的小土地庙跑去。心里疯狂般地祷告着：观音菩萨啊，玉皇大帝啊，你们保佑我逃得成啊，还要保佑小草没出差错啊……

“追啊！大家快帮忙追新娘子啊！如果给她跑了，我怎么向胡老爷交代呀！”喜娘呼天抢地地嚷着。

“追啊！大伙儿追啊……”轿夫们撒开大步，追将上来。

跑啊跑啊……青青早已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青青！青青！”蓦然间，小草从土地庙旁蹿了出来，手里挥舞着一个小白包袱，又跳又叫，“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我已经等得快急死了……”

“别叫！谢谢老天，你在这儿……”青青一把拉住小草的手，没命地就往山下急冲而去。

小草来不及再说任何话，就跟着青青一阵没头没脑地狂奔。

这一番亡命的奔逃，在青青和小草的生命里，是一件旋乾转坤的大事，从此改写了两人的命运。不，她们不只改写了她们两个的命运，她们还改写了何世纬的命运。

就在青青带着小草奔逃的同时，何世纬正躺在一辆马车里睡觉。

何世纬，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出身于书香门第，是北京望族何远鸿的独生子。从他出生到现在，二十四年以来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开北京出远门。他的目的地是广州，当时，广州正是知识青年趋之若鹜的地方。到底去广州要做什么，他并没有确切的打算。只知道，唯有尽速离开像温室一般的家庭，才能找到独立的自我。为了怕父母阻挠他的追寻，他只好留书出走。又怕家丁们发现他的行踪，而把他追回家去，他不敢去车站，拎着一口大皮箱，他一路步行，到了这东山村的郊外。就在他已经走得筋疲力尽的时候，他看到了那辆马车。

这是一辆农民们工作用的马车，既无车篷，也无座位。它停在一个农庄门口，车上堆满了稻草。车夫大约去吃饭了，四周没有半个人影。那匹瘦瘦的马儿，自顾自地咀嚼着干草，甩着它大大的尾巴。何世纬见此，心中不禁一喜：管它呢，先去稻草堆上躺躺再说。等会儿马夫来了，再和他商量，搭一段便车。于是，何世纬爬上了马车，把自己那口皮箱枕在脑袋下面，他钻进了草堆。他只想稍稍休息一下。但，他太累了，四肢一放松，竟然沉沉睡去。

车夫什么时候回到车上的，他并不知道。车夫也没发现车上多了一个人，上了驾驶座，就径自拉动马缰。车子开始慢慢吞吞地、不慌不忙地往前走。那轻微的摇晃，使何世纬睡得更加沉酣了。

他是被一阵喧闹之声惊醒的。只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声音，急促地、喘息地，却是十分清脆地大嚷着：

“青青！青青！有马车！有马车呀！我们快跳到车上去！快呀……”

一阵脚步杂沓。有人攀住了车缘，车子晃动了一下，另一个女孩急迫地大喊着：

“跳！跳！跳！跳啊……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突然之间，就有个女孩跃上车来，重重地压在何世纬身上。何世纬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不禁失声惊叫：

“哇呀……”

他这样一“哇呀”没关系，那小女孩吓得差点又跌下车去。嘴里跟着他大叫：

“哇呀……”

一连两声“哇呀”，把那正攀住车缘往上爬的青青硬是吓得摔了一跤。小草急忙伏在车板上，对车下的青青伸长了手：

“青青！快上来啊……把手伸给我！快啊……”

何世纬震惊地看过去，只见到青青狼狈地爬起身，没命地追着马车跑。在青青的身后，隐隐约约还有很多追兵。一时之间，何世纬有些迷糊，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但是，出于一种本能，他

想都没想，就对青青伸出手去，大声喊着：

“这儿这儿！手给我，我拉你上来！”

青青伸长了手，在世纬和小草奋力拉扯之下，连滚带爬地上了车。

“快！快！”青青喘吁吁地急喊，“有人追我！让马跑快一点！我非逃不可，被捉回去就没命了！”

世纬回身一跃，上了驾驶座。

“车夫！救人要紧！我等会儿付你车钱！”他不知为何，很相信青青是在生死关头。一把抢过缰绳，他大声吆喝：“驾！驾！驾……”

事生仓猝，车夫见车上突然冒出三个人来，简直是目瞪口呆。马儿在吆喝之下，撒开四蹄，如飞而去。马车扬起好一阵的灰尘，车轮滚滚，只一会儿功夫，后面的追兵，已完全看不见了。

青青、何世纬、小草三个人，就是这样遇在一起的。人生所有的故事，都是从一个“遇”字开始的。他们的故事也不例外。

第二章

对何世纬来说，遇到青青和小草，不但是一个大大的意外，而且，是一连串“麻烦”的开始。

“麻烦”必须从头说起。

那天，那惊慌的马车夫如此愤怒和抱怨，使何世纬狠狠地破了一笔小财，才把他给打发了。当车夫扬长而去，何世纬才发现，他们三个，正站在一条黄沙滚滚的乡间小路上，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。时间大概已是午后两三点，何世纬早已饥肠辘辘。他看了看青青和小草，此时才觉得这一大一小的两个女孩子有些诡异。小草一身粗布衣裤，背着个小布包袱，虽是衣衫简陋，却长得明眸皓齿，楚楚动人。青青就十分奇怪了：一身红衣红裳，上面还绣着花花朵朵，头发梳得亮光光的，挽着发髻，鬓边还插了朵大红花。这种妆扮，对生长在深宅大院里的何世纬来说，实在是挺陌生的。这青青姑娘，看来不过十七八岁，怎么涂脂抹粉搽口红？

乡间的姑娘，不是应该荆钗布裙，不施脂粉的吗？何世纬一肚子狐疑，忍不住问：

“刚刚那些追你们的人，到底是谁？他们为什么要追你们呢？”

青青还来不及回答，小草已经天真地接了口：

“他们是追青青的，因为青青不能嫁给胡老爷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青青一伸手，就拉住了小草，阻止地说：

“别跟人家说这些！又不认得人家！”

哦？刚刚还要人救命，现在又不认得人了？何世纬心中掠过一抹不满的情绪。心想，我还没嫌你来路不正，你倒先嫌起我来了？也罢，这时代好人做不得。目前，自己已经自顾不暇，又何必多管闲事？想着，他就冷冷地开了口：

“不说就不说，我也没时间没心情来管你家的事！现在，你们走你们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！再见！”说完，他掉头就走。

“喂喂喂！”才走了几步，身后又传来那位青青姑娘的呼喊声，“等一下！等一下……”

“怎么啦？”他站住，回头问。

青青牵着小草，三步两步地追上前来。

“是这样的，”青青碍口地说，“我们身上都没有钱，我看你带的钱还不少，不知道可不可以……可不可以……”青青突发奇想，迅速地摘下手腕上的金镯子，脖子上的金链子，和耳朵上的金耳环。“我拿这些东西，跟你当当，你当一点钱给我，好不好？”

“当当？”此事实太新鲜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“你看我像开当铺的是吧？”他没好气地问。

“那么……那么……”青青更加碍口地说，“我把它卖给你！”

“卖给我？”何世纬啼笑皆非，“你看我像开金铺的是吧？”

“你这人怎么这样难缠？”青青有些恼怒起来。“总之，就是我们没有钱，拿这些跟你换一点钱用嘛！”

“那么……”何世纬去掏口袋，“我帮助你们一点钱就是了，用不着当你的首饰！”

青青立即倒退了一大步。

“不！”她坚决地说，“要吗，东西你拿去，要吗，就算了！”

脾气还挺坏的呢！何世纬收起了钱袋。

“好吧，那我们就各走各路了。”

他往前走去。走了一段，听到身后有脚步声。回头一看，两个女孩子默默地跟在他后面。

“喂！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个大姑娘带着一个小姑娘到处乱跑是不对的，你们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”他不耐地说，“拜托你们别跟着我行不行？”

“可是，可是……”小草嗫嗫嚅嚅地开了口，“我们已经没有家了！”

“没有家？”何世纬怔了怔。“好端端的人，怎么会没有家呢？”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小草刚说了一句。

“不要跟他多说了，”青青又扯住小草，“你没看到他一脸凶巴巴要吃人的样子吗？”

“哈！”他快被这不讲理的、莫名其妙的姑娘给气死了。“我

凶巴巴要吃人？我看你才莫名其妙呢！也不知道为什么被人追得满山跑，身上的首饰，也不知道来路正不正……”

“哼！”青青脸色都发绿了。“小草，我们走！”

“不行呀！青青！”小草急急地说，“就这么一条路，如果我们往回走，你又被胡老爷捉去当小老婆的！我们只能往前走呀！”说着，她就挣脱了青青的手，直冲到何世纬的面前，仰着小脸，很认真地、焦急地说，“那些首饰，是青青的聘礼，不是我们偷来的。青青给杜大哥卖给胡老爷当老婆，可是胡老爷已经有好多好多老婆了，青青没办法，才跳下花轿逃走的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何世纬大吃了一惊，从花轿上跳下来逃走？他定睛对青青看去，这才恍然大悟，那一身绣花的红衣，根本是农村姑娘的新嫁裳嘛！怪不得她搽胭脂抹粉的。何世纬对于自己曾有过的揣测，不禁感到一阵汗颜。“你就这样跳下花轿逃走？真的吗？”

青青抬眼看看何世纬，微微嘟了嘟嘴。

“反正就是没办法嘛，那胡老头比我大了四十岁，怎么能嫁嘛？前几天就想跑了，可是被我哥哥嫂嫂锁在房间里，一点机会都没有……只好等花轿来抬的时候，半路上找机会跑……谁知道那些轿夫会一直追过来！”

“那么，”何世纬无法置信地看看青青，又看看小草。“你们两个是姐妹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”答话的是小草。“我们是邻居，住在紧隔壁。不过，青青好疼我，对我比亲姐姐还亲……”

“这又是没办法的事，”青青接口，一脸的“理所当然”。“我